

轻妙的世态画 ——《包氏父子》讽刺艺术新论

王苏立

(湖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包氏父子》是张天翼讽刺小说的代表作,作品运用独特而鲜明的讽刺艺术,为读者描绘了一幅轻妙的世态速写画,塑造出一对超越时空穿透力的父子形象。文章试图从素描、意识流式幻想、国民性等三个方面对其讽刺特色所体现的现代意义进行新的探讨。

[关键词]素描;意识流式幻想;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1)01-0059-03

张天翼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第二个阶段”^{[1][P27]}的讽刺作家之一,讽刺小说以短篇见长,讽刺风格别具一格。他以文字为画笔、以讽刺为基调,为读者描绘出一个个令人深思的文学世界,被誉为“写幽默讽刺短篇的圣手”^[2]。他“继承了鲁迅的尖刻的一面,又发展了鲁迅的峭厉的一面,而不像鲁迅那样冷静、沉重,也不像老舍那样轻松、温婉,他比老舍多了一点犀利”。^[2]纵观张天翼的讽刺作品,其思想深刻性比不上鲁迅,也没有老舍的平民化的风趣语言,幽默手法的运用不如钱钟书,但是他的作品背后却掩藏着另一种风情:作品平实中有讽刺,幽默中透诙谐,使读者在阅读中有深深的感悟。

《包氏父子》是张天翼短篇讽刺小说之一,人物不多,内容简洁,是张天翼讽刺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将人心灵深处那不易察觉的病态痼疾轻轻揭起,刻画了一幅轻妙的凸现世态的风情画,显示出他独特的讽刺艺术。他将一些平常的人和事揉合进作品中,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来塑造人物、讽刺世态,发人深思和警醒,使得读者与作者之间、与小说的人物之间形成一种共鸣。

小说着力描写包氏父子这些处于城市底层的贫民阶层的庸俗、迂腐的人生态度及荒谬可笑的心理状态,刻画了一类不甘于卑微地位因而有时会做出一些荒唐可笑之事的小市民典型。其中的基调体现了鲁迅先生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3][P340]}

一、素描

“不描写世间的细节而攫取能够表现本质的要点”^{[4][P285]}是速写类小说的典型特征,张天翼将这种特征娴熟自如地运用到《包氏父子》中,他借用绘画艺术表现形式之——素描,以简短的笔墨刻画人物形象,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抓住人物或事件的核心部分加以“廓大”^{[3][P340]}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起到鲜明的讽刺效果。作品在结构上没有完整与连贯的故事情节,没有过多的场景、主人公没有曲折的人生经历,而是以寥寥几笔文字便将人物形象鲜明地刻画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自己在字里行间去搜索并回味那不易觉察到的暗讽,起到了一种特殊的讽刺效果。

在《包氏父子》中,张天翼从日常生活、人物的动作习惯及惯用语表达中提炼出平凡而富于典型意义的情节,用漫画式的手法加以夸张和变形,勾勒人物形象并

突出人物个性,起到一种特殊的讽刺效果,使人阅读的同时领悟深邃的道理,真正达到了和杂文一样具有直指人的内心的目的。他借用这种绘画上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文字的简单勾勒,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达到生动传神的目的,成为一副名副其实的简笔画。通过文字简洁的描画,包氏父子这样一对被讽刺的人物形象赫然出现在读者面前,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张天翼用文字给包国维“画”了一系列漫画,将包国维的虚荣心理鲜明地突出出来:尽管他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包装自己,但却时常自欺地自我陶醉一下,他会不时用手抹一抹油光光的头发,抓空儿还要照一照脸;他会象运动员走路:“每踏一步,他胸脯连着脑袋,都得往前摆一下,仿佛老给别人打招呼似的”;他会“把司丹康涂在梳子上梳上去。他对着镜子细细地看:不叫翘起一根头发来。这么过了五六分钟,梳子才离开了头发。……他对镜子正面瞧瞧,偏左瞧瞧,偏右瞧瞧。他抿一抿嘴。他脖子轻轻扭一下。他笑了一笑。他眯眯眼睛。他扬扬眉毛,又皱着眉毛把脑袋斜着:不知道是什么根据,他老觉得一个美男子是该要有这么副嘴脸的。”这一连串的动作和言语,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爱慕虚荣、内心空虚无知、外表却极力张扬的城市贫民子弟形象。这种偏重于人物外形及说话语调的漫画夸张,将包国维的虚荣心从语言及形体上进行了凸显,把包国维的贪慕虚荣的性格夸张得惟妙惟肖,巧妙地契合了人物个性,如实地再现了包国维恋慕荣华却无能为力改变自己命运、只能以自欺欺人的自我陶醉来适度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显示了张天翼娴熟的语言技巧及各学科间自由转换的迁移技巧。

张天翼塑造人物形象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富于创造性。《包氏父子》中所运用的语言,明快简练、风趣幽默却又富有节奏和动感,改变了早期鲁迅评价其作品“油滑”^{[5][P364]}、“冗长”^{[5][P364]}的毛病,而形成了其严肃中带有诙谐、幽默却又不乏语言的力度的特有艺术风格,作品中流露出的幽默、犀利的言辞无形中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构成了张天翼独特的讽刺艺术。在《包氏父子》中,短句的运用是很常见的,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人物动作及一些情景描述等都非长句,整篇小说都是由字数很短的短句构成。包国维外出,发亮的皮鞋在人行道上响着:“橐、橐、橐、橐”,通过文字把这种声音传到读者耳中;包国维回家从不推门,他会用脚踢开:“突然——碰!房门给谁踢开,撞到板壁上又弹了回来”。而包国维同他父亲讲话也是常常不会用很多

的词来表达,他的语词里透着不耐烦,说话自然是能短则短,对他父亲不屑一顾、爱搭不理的样子可见一斑。他会烦燥地对待他父亲的关心,并且常常同他的父亲喊叫:“你去缴,你去缴!……”;“……司丹康!司丹康!司丹康!……”就是这样一副嫌弃父亲、不懂得尊重父亲的劣子形象,却巧妙地被张天翼的笔细致地刻画了出来,实现了他对人物的鲜明讽刺。

张天翼塑造的讽刺形象没有鲁迅的严肃、老舍的俏皮、钱钟书的智慧,却有自己的简洁。在《包氏父子》中,他将简洁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以文字当画笔、以漫画和短句为底色对人物形象进行简单素描,对包国维的虚荣心理进行描摹,使包国维的形象成为叙事焦点,在讽刺文学长廊中奠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包氏父子》使就像一幅简笔画,寥寥几笔勾勒了它的主题,这也正符合了他总结自己的创作风格:“直接而不弯曲、质朴自然而非雅驯、简练而非冗赘”^{[6](P344)}、“淡笔勾勒,重点皴染,抓住几个琐屑项目反复刻画”^{[7](P78)},也符合了速写类短篇小说要在极短的篇幅内刻画人物并对其进行讽刺的目的:“我们必须得把握住人物的里面的东西。然后用最经济的笔法,甚或只用一句话——一句顶确当的话,分明地画出他的面目来,画出他跟他同伙的差别来;而又要在修正稿的比重上对分量,不要说得太多而破坏了整体。”^{[8](P39)}

二、意识流式幻想

在《包氏父子》中,张天翼讽刺艺术的另一独特之处是采用意识流方法刻画人物,从而实现对人物形象的讽刺。他通过描写包国维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可称作白日梦),通过幻想与现实的对比获得讽刺效果,赋予包国维的心理以一种特殊的描摹,使得讽刺效果别具特色,诙谐中带着一丝无奈,让人欣赏的同时又有一种心酸的感觉,从而使讽刺渗透着悲剧情思。

“意识流”本属心理学范畴,最初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提出这个概念,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以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零散方法进行的,而是像河流一样的一种流,是不间断的主观思想意识的流动,以思想流、主观之流、意识流的方法进行的。现在被引进到小说中,作者常将之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起到了塑造人物,突出情节的作用。《包氏父子》中,张天翼通过描写包国维的意识活动推进故事情节,使其面对现实事物随意自由联想,幻想自己会成功,成为一个受人瞩目的公众人物。包国维的幻想在时间、空间中跳跃,或者以一件事开始,或者以一句话,只要有触动他心灵的弦,就成为他幻想的序曲,就可以引起他的自由联想,而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在作品中,张天翼交替运用引发式、插入式和夹叙式等叙事模式对包国维的心理进行描述,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着力描写包国维内心的种种感受,通过挖掘他的意识活动来展露其内心世界和隐蔽的灵魂。

包国维想要出人头地却无能力,因此他只能靠可怜的幻想来维持自己的自尊,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他内心潜意识的外在表现,或者说他潜意识中的这种虚荣心理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而只能靠做白日梦来有所补偿。意识流式幻想将包国维的阿Q式理念暴露的一览无遗。张天翼说他“自己的脸可不坏,不过嘴扁了点。只要他当上了篮球员,再像郭纯那么——把西装一穿,安淑真不怕不上手。安淑真准得对那些女生说:‘谁说包国维像瘪三!很漂亮哩。’于是他和她去逛公园,去看电影。他自己就得把西装穿得笔挺的,头发涂着油,涂着蜡,一只手抓着安淑真的手,一只手抹抹头。……”“这回头发亮了些,脸也白了些,还有种怪好闻的香味了。哼,要是安淑真瞧见了……”包国维还幻想

他可以参加篮球赛:“女生坐在看台上拼命打气:顶起劲的不用说是——是安淑真,她脸都发紫。……女生们发疯似地喊叫起来……女生都围着她,她们在他跟前撒娇,谁也要挨近他……他只要安淑真挨近他……”赛完后,他幻想他成功了,有“新闻记者抢着要给他照相,……所有的女学生都挤到电影院里去看他的新闻片”。张天翼运用意识流手法将包国维的幻想抒发的淋漓尽致,将一个不学无术、流氓阿飞形象刻画的活灵活现,从而使包国维成了精神上的胜利者阿Q、南柯一梦中的“卢生”的另一类代言形象。

张天翼将意识流运用得恰到好处,他以表现人物的心灵活动为主,很少描写人物的体貌特征,并且淡化情节以至取消情节,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迁移等意识流的表现形式将包国维的幻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好地衬托出包国维那种趋炎附势的虚荣性格,达到了对人物的鲜明讽刺。包国维花着父亲放下自尊向人借来的钱,混迹于那些阔少爷之间,幻想着自己衣饰华丽,倍受女人青睐,出尽了风头,当他在幻想着这一切时,他潜意识里的虚荣心以一种白日梦的意识流形式呈现,想到自己贫穷的家,则像“给打了一拳似地难受起来”;想到自己那愚钝的父亲,他“在肚子里很烦燥地说:‘不是这个家!不是这个家!’”这种由艳羡而自惭形秽所形成的反差,是对包国维追求虚荣、浅薄无知的心理进行辛辣的揶揄和嘲讽,也是对他的被腐蚀的灵魂深层次的批判。

包国维的意识流式幻想,前后场景之间缺乏时间、地点方面的紧密的逻辑联系,只要有一件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件就会引起他的联想,通过触发物的引发、他的意识活动就会向四面八方发散,不断地循环往复,中心主题是围绕着他成为了一个阔人、高高在上的受人敬仰、众人追捧的公众人物,在这里张天翼对他的虚荣心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鲜明地刻画了一个做白日梦的虚荣心作怪的贫民子弟形象。

三、国民性

张天翼不同于其他讽刺作家的一个独特地方令他成为讽刺文学的代表,就是他继承了开创现代讽刺文学先河的鲁迅的对国民性的揭露和讽刺特色。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却也同时形成了民族的某些劣根性,鲁迅就强烈批判这种国民劣根性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恶劣影响。在《包氏父子》中,张天翼通过对包氏两代人的言行举止及心理描写,揭露时代特征并对国民性进行了批判,暴露了国民的愚昧落后及无知的弱点。这种弱点既是长久以来封建思想的影响,又包含现实环境中种种思想意识在人们心灵上的腐蚀。张天翼用独特的讽刺手法,剖析人物内心的劣根性,意在通过揭示国民弱点来暴露问题,达到揭露和疗救的目的,这与鲁迅杂文对国民性的批判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

《包氏父子》中,人们认为“洋学堂里出来就是洋老爷,要做大官哩。”洋学堂过年不放假也引得他们“许多人都不相信这回事”,张天翼在这里用了一个“洋”字,鲜明地将人的愚昧无知和浅薄讽刺的一览无余。老包辛苦一辈子却仍没有摆脱卑微低贱的命运,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包国维身上,希望儿子会出人头地。他省吃俭用,挣钱给儿子上学,甚至厚着脸面欠债,为的是儿子能光宗耀祖。为了儿子,再大的委屈他也能承受,他对儿子一味地迁就:为了儿子他会偷主人的头油,会“像募捐人似的把先生说成一个大老好,菩萨心肠”,会对先生“笑得嘴角上的肌肉在一抽一抽的,眉毛也痉挛似地动着”。但儿子包国维的想法却与老包截然不同,他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在同学阔少爷郭纯面前

羞于承认自己的父亲,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阔少爷,羡慕富家子弟却时常斥责父亲,对父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嗤之以鼻。父子之间的差异造成老包不可避免的悲剧,随着儿子被开除,他的希望化为泡影。作者通过老包和儿子之间思想与行为的差异,批判和谴责了老包不切实际的“望子成龙”这一庸俗观念。这种观念是旧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人们思想禁锢的结果,是长久以来困扰国民的顽固性痼疾。张天翼以老包希望的破灭来唤醒国民,给世人敲响警钟,在作者用诙谐、嘲讽的手法塑造的老包面前,读者看到了一副世态画,老包成了典型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他的悲剧也成为了一类人的悲剧,并且超越时代和阶级,是典型的国民性痼疾。包氏父子这一对形象的塑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永恒的魅力,这是《包氏父子》带给我们的思索,也是《包氏父子》讽刺艺术所体现的现代意义。

张天翼以简洁、幽默的讽刺笔调,为读者描绘了一副轻妙的‘世态画’,通过生动的描摹、鲜明的塑造,刻画出一对超越时空穿透力的父子形象,在漫画式的夸张与强烈的对比中,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了强烈地讽刺与抨击,逗人发笑的同时使人警醒,令人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深深地思考,他的这些创作方式,对当时讽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小说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人物的典型意义、讽刺艺术的魅力,都焕发着一种

超越时代的光芒,带有令人思索的深刻性,激起人们深刻的反思与永久的探索。它那跨时空的穿透力使得包氏父子具有了典型意义,也使得这部短篇小说具有划时代的魅力,真正体现了和杂文一样具有改善社会的作用,是“杂文的姐妹”^{[4](P284)},“有同样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社会意义”^{[4](P285)},并且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4](P285)}。

[参考文献]

- [1]万书元.第十位缪斯[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
- [2]王卫平.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2000,(2):135
- [3]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吴福辉.关于速写及其他(节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5]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6]秦弓.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叙事[M].沈阳:春风出版社,2002.
- [7]沈承宽.张天翼研究资料[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8]张天翼.我怎样写《清明时节》的——张天翼文集(第9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王云江]

A light sketch painting of the ways of the world —A new comment on the satiric art in Baoshifuzi

WANG Su-li

(Chinese Department, Hunan University,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Baoshifuzi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satiric novel written by Zhang Tianyi. It draws a light sketch about the ways of the world and portrays the images of father and son which surpass the span of time with unique and distinct art of satire. This paper studys the modern meaning within the satiric character from the aspects of sketching, streams – of – consciousness fantasy and national Charactor.

Key words: sketch; the stream – of – consciousness fantasy; national character

(上接第50页)

[参考文献]

- [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年-1911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2]王澈.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上)[J].历史档案,2002,(3):32-50.
-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中)[J].历史档案,2002,(4):13-22.
- [4]王澈.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下)[J].历史档案,2003,(1):49-62.
-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整饬科场史料[J].历史档案,1997,(3):8-26.
-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九年整饬科场史料选[J].历史档案,1995,(2):15-28.
- [7]清朝文献通考(分卷47)[Z].选举考一.
- [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41)[Z].礼部·贡举·整肃场规.
- [9]钦定科场条例(卷30)[Z].搜检士子.

[责任编辑:王云江]

The study of corrupted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GUO Fu-liang¹, ZHANG Bo-feng²

(1.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2.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uhan 430077, China)

Abstract: Cheating is a pheomenon that appears right after the adv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took the most severe measures in Chinese history to prohibit cheating in exam and frequently undertook the anti-cheat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the means of cheating and the anti-fraud and punishing measur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cheating had turned more rampant even established its own market, thus creating a paradoxical spectacal in which ban and cheat co-exist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cheat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